

目 录

《一件小事》

- 一、鲁迅和车夫…………… (1)
- 二、车夫形象的意义…………… (3)
- 三、“我”的形象和意义…………… (6)
- 四、作品中主要人物是谁…………… (9)
- 五、关于“看不起人”的“人”和“坏脾气”…………… (11)
- 六、关于“风”的描写…………… (17)

《孔乙己》

- 一、孔乙己是怎样一个典型…………… (19)
- 二、鲁迅对孔乙己是同情还是批判…………… (20)
- 三、关于孔乙己的“善良性格”…………… (23)
- 四、作品中的笑声…………… (24)
- 五、孔乙己与丁举人…………… (26)
- 六、关于作品的主题…………… (28)
- 七、“小伙计”在艺术构思上的作用…………… (30)

《故乡》

- 一、鲁迅回乡的经过…………… (32)
- 二、闰土的原型——章闰水…………… (32)

三、关于杨二嫂·····	(33)
四、对“希望”的“茫远”和“有无”的理解·····	(35)
五、“故乡”新貌·····	(36)

《风波》

一、关于“皇帝坐龙庭”·····	(38)
二、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谁·····	(39)
三、关于七斤的反抗性·····	(40)
四、关于作品中描写农民不觉悟问题·····	(41)
五、“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43)
六、作品的语言特色·····	(43)

《药》

一、作品的背景材料·····	(46)
二、关于秋瑾·····	(48)
三、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谁·····	(49)
四、关于作品的主题问题·····	(51)
五、结尾的“花环”和“乌鸦”·····	(54)

《祝福》

一、作品的背景材料·····	(59)
二、作品的分段问题·····	(60)
三、对祥林嫂的反抗性的理解·····	(64)
四、第二部分中的人称问题·····	(66)

五、小说中的“我”与作者·····	(67)
六、“活着的祥林嫂”——吕杏梅·····	(7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一、作品的背景材料·····	(72)
二、怎样分析“乐园”·····	(73)
三、关于塾师的评价问题·····	(75)
四、关于作品的主题·····	(79)
五、关于“美女蛇”故事的寓意问题·····	(81)
六、作品的文风特色·····	(85)

《藤野先生》

一、藤野与鲁迅·····	(86)
二、关于作品的主题·····	(88)
三、开头写清国留学生的意义·····	(93)
四、对“使我很为难”的理解·····	(94)
五、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典范·····	(95)

《论“打落水狗”》

一、文章的背景材料·····	(97)
二、《国家与革命》和本文的指导思想·····	(99)
三、关于“打死老虎”者·····	(101)
四、对“近于卑怯”的理解·····	(102)
五、对“刚勇的拳师”一段话的理解·····	(104)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 一、关于“夷场”……………(106)
- 二、对“闻韶”和“口喝”一段的理解……………(107)
- 三、对结尾一段的分析……………(108)
- 四、写作特点……………(109)

《“友邦惊诧”论》

- 一、关于“国联”……………(111)
- 二、对批驳“国将不国”一段的分析……………(113)
- 三、写作特点……………(115)
- 四、附录：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电文……………(116)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 一、关于托洛斯基派……………(118)
- 二、两件重要的史实……………(120)
- 三、对第三段开头两个长句的分析……………(121)
- 四、对“事实胜于雄辩”一句的理解……………(122)
- 五、关于“战友”……………(123)
- 六、写作特点……………(125)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 一、文章的背景材料……………(128)
- 二、本文在鲁迅思想发展中的地位……………(129)
- 三、三个“忽然想到”……………(133)

- 四、“黑暗的区域”、“呻吟”者和“高兴”者……(134)
- 五、“三一八”惨案和《现代评论》派的改变论调…(138)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 一、关于“圣裔”的特权……(141)
- 二、《子见南子》的演出经过……(143)
- 三、“敲门砖”的典型意义……(145)
- 四、写作特点……(145)

《三月的租界》

- 一、文章的背景材料……(148)
- 二、狄克之流为什么要围攻鲁迅……(151)
- 三、题目的针对性……(152)
- 四、所谓“还不真实”……(153)
- 五、附录：狄克的黑文和黑信……(154)

《一件小事》

一、鲁迅和车夫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分析了现代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后指出：“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车夫，是工人，属于无产阶级。鲁迅与车夫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把他们记在日记上，写入小说中。鲁迅与车夫的关系，反映了鲁迅与工人，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为我们树立了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光辉榜样。

鲁迅在一九一三年二月八日把有关车夫的事写上日记：“上午赴部，车夫误辗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鲁迅对车夫的感情溢于言表，对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工人的罪行的憎恨之情力透纸背。……以后，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二日的日记中鲁迅又写道：“车夫衣敝，与一元。”这表现了鲁迅对被压迫的工人的深厚情谊。鲁迅不仅看到了车夫的受压迫剥削的痛苦的一面，还看到了车夫的高尚品格。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自部归，券夹落车中，车夫以还”，热情歌颂了车夫拾金不昧的高贵品质。

鲁迅这一时期关于车夫的三则日记，表现了他对车夫命运的热切关注和深沉的热爱，而到五四运动以后一九二〇年

写的小说《一件小事》，鲁迅则从车夫身上，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在《一件小事》中，鲁迅创造了车夫的高大形象，热情地歌颂了车夫的光明磊落、正直无私、勇于负责的高贵品质，以及阶级友爱的革命精神，第一次把劳动人民作为正面的形象来歌颂，把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写入新文学的史册。同时，鲁迅提出了知识分子必须向工人阶级学习，努力改造旧思想的光辉思想。……

鲁迅定居上海后，还时时想到处在水深火热下的车夫的命运，请看一看这样“一件小事”：一个冬天的黄昏，北风怒号，天气阴冷。鲁迅的三弟周建人领着他女儿到鲁迅家去，走到离鲁迅家不远的地方，看见一个人力车夫，把车子放在一边，双手捧着脚，坐在地上呻吟。地上还淌了一滩血。那是因为车夫没有鞋子穿，在拉车时脚踩在破玻璃瓶上，划了几道很深的伤口，碎玻璃还扎进脚心。周建人和女儿连忙跑到鲁迅家。不一会，鲁迅和周建人拿了镊子、药和纱布，赶到车夫身边，把车夫扶上车子斗里，鲁迅蹲在地上，拿一把镊子细心地把碎玻璃一块块地从车夫脚上夹出来，又用硼酸水把伤口洗干净，敷上药，包扎好。鲁迅还把剩下的药和纱布之类给了车夫，并给了车夫二元钱，嘱咐车夫：“明天一早看医生去！”……

“心事浩茫连广宇”。鲁迅的心同车夫、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相通相连，他时刻想到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工农劳苦大众及其解放事业。

二、车夫形象的意义

车夫是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探讨这一形象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鲁迅创作成就及其贡献的认识。……

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无产阶级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这种新的阶级力量，新的时代现实，给当时的思想界以较大的震动。于是，描写工人生活，描写劳动人民形象，便开始成为一些作家的创作主题。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思想倾向，因而在对工人的描写上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倾向。这里，我们试以同样描写人力车夫的三篇作品为例，略加分析。

第一种倾向，以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描写工人的痛苦生活，用贵族老爷的恩赐观点，对劳动者施舍同情。买办文人胡适的《人力车夫》（发表于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月刊4卷1号）便是突出的代表：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

好心肠，饱不了我的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这首诗美化贵族老爷，丑化车夫。让他屈膝于贵人脚下，乞求于剥削阶级的施舍，对浅薄、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同情感激涕零。很显然，这样的作品，根本不是劳动者痛苦生活的悲歌，而是贵族老爷的菩萨心肠的颂诗。这种创作倾向正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人民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在文艺上的反映。

第二种倾向，单纯地描写工人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遭遇，而不能发掘他们的优秀品质和巨大力量，工人形象显得消极，缺乏亮色。在涉及知识分子同工人关系的时候，或是赞颂知识分子的清高自大，孤芳自赏，或是无可奈何地哀叹工人的不幸，哭诉他们生活的酸辛和前途的绝望。不是知识分子从工人身上吸取力量，而是工人从知识分子那里得到安慰和温暖。这里可以沈尹默的《人力车夫》和郁达夫的《薄奠》为例，加以说明。沈尹默的《人力车夫》：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

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

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

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掉。

这首诗和胡适的《人力车夫》发表在同期《新青年》月刊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区别。它通过对比，写出了“车上人”和车夫两种不同的生活境遇，对衣不避寒、辛苦劳动的

车夫寄予了同情。但却没有描写车夫的优秀品质及其感人力
量，没有描写“车上人”的自我批判态度和向车夫学习的精神。这虽然和小诗的构思和容量有关，但归根结底，不能不说原因在于作者的思想水平。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作于一九二四年，写一个穷困潦倒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个人力车夫的交往。车夫由于车主的残酷剥削，虽象牛马一样拚死拚活的劳动，一家仍不得温饱。他希望攒钱买辆旧车拉，以摆脱车主的盘剥。但直到死也未能实现。那位知识分子虽同情、关心车夫，也无力，只是在车夫生前给他家点钱充饥；死后买辆纸糊的洋车烧给车夫作为菲薄的祭奠。这篇小说暴露了阶级剥削的残酷，揭发、控诉了旧社会的不合理，对于激发人们起来反抗旧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给人以积极的鼓舞。“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始终未能从劳动人民身上找到前进的力量和光明的前途，最后陷入了深沉的彷徨和苦闷之中。整个作品笼罩着浓重的悲观绝望的感伤情绪，缺乏亮色。这种创作倾向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在文艺上的表现。

鲁迅的《一件小事》与上述两种倾向不同，表现出一种新的、为同时代作家所不曾有的宝贵特色。它第一次把都市苦力工人作为正面主人公，赋予他以闪闪发光的思想：正直无私，光明磊落，富有阶级友爱精神。鲁迅抓住都市苦人的本质特征——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通过他自身的行动和同知识分子“我”的对比，极力描绘他的崇高品质。这品质的感染力量和教育作用是如此巨大、如此深远，足以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其从坏脾气里拖开，获得了斗争的

信心和前进的勇气。在旧中国黑暗如漆的背景上，车夫的形象的确感人至深，难能可贵。对于知识分子，不是赞赏他们自命不凡，高高在上，鄙视群众，而是写他们关心国家前途，勇于解剖自己，从劳动人民身上吸取力量。这崭新的形象，崭新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先导的意义，体现出五四新文学的革命特色，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因素。

三、“我”的形象和意义

“我”是不是鲁迅？

“我”是鲁迅，又不完全是鲁迅。

鲁迅当时住在宣武门外“山会邑馆”（即绍兴会馆），上班地点是教育部（在宣武门内），由南向北走，顶头大北风，过顺治门（S门，S是顺治门英文拼音的第一个字母）……这些都象是鲁迅。小说后半段，“我”的自我解剖：

“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这也很象鲁迅。但是，鲁迅比“我”又高大得多。鲁迅那时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中有朴素的阶级论的历史观（社会观），一九一八年四月已在《狂人日记》中呼吁推翻几千年吃人的旧社会，一九一九年写的《孔乙己》、《药》、《明天》等小说中，都流露出对社会下层穷苦人民的深厚同情和改变他们命运的热烈愿望，他对待《一件小事》中跌倒路旁的穷苦的老妇人，绝不会象“我”那样漠不关心，无动于衷，甚至还出于自私的考虑而对她感到“憎恶”，对待车夫的阶级友爱行动，也绝不会认为是“自讨苦吃”。所以，小说中的“我”，又不象鲁迅。

鲁迅和小说中的“我”，又象又不象，又是又不是。二者的关系，如同曹雪芹和贾宝玉，曹雪芹的家庭历史和《红楼梦》的关系一样：一个是生活素材，一个是艺术的加工和创造。

“我”这个形象，是鲁迅概括他自己和一般知识分子而创造的人物。（李何林《关于鲁迅作品的问题试答》）

米 米 米

“我”是一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在对待老女人的态度上明显地表现出自私自利，对劳动人民缺乏明确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这是作者所要批判的东西。但这并不是构成“我”的形象的全部内容，也不是作者所要表现的“我自己”思想性格的基本方面。有些文章把批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劣根性，作为作者描写的主导动机和形象中心，甚至有的纯粹地把“我”当作批判的对象。全面、认真地想一下，这些看法并不符合作品内容的实际。

“我”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者赋予他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许多思想特点。他关心民族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憎恶黑暗混乱的旧社会，痛恨北洋军阀的“文治武力”，厌恶腐朽反动的孔孟之道。作者正是从和敌人的关系上，表现他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态度。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显然是进步的，可贵的。而这正是促使他能向劳动人民学习、勇于解剖自己的内在因素。作者在作品中突出表现这一点，应该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如何看待和对待老女人的摔伤？作者又从另一侧面，即

和劳动人民的关系上，写他的自私自利和冷漠态度。但作者也并不是孤立地描写这一点的。而是：①为了衬托车夫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敢于负责的高尚品德和阶级友爱精神，借以歌颂劳动人民，说明知识分子向劳动人民学习、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②为了突出他的勇于自我解剖、向劳动人民学习的精神，写出他在劳动人民高贵品质的感召下，对自己思想深处的“小”，亮得深，斗得狠。从“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到“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到活力的“凝滞”，再到掏出一把铜元，接连三个反躬自问；直到最后历经几年还“时时记起”，“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作者如此细腻地描写他在车夫高大形象和崇高品质感召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斗争，这既是对车夫的讴歌，也是对他勇于解剖自己、肯于向劳动人民学习的精神的肯定。

由此可见，小说对他的消极面的批评和积极面的肯定，二者不是并列的，等同的，而对后者有所侧重。我们既要看到作者描写的这一人物的思想起点，又要看他所到达的思想的终点和预示的方向，如果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将导致：①削弱劳动人民对知识分子巨大的教育、鼓舞和推动作用，削弱这一形象的时代意义；②违背作者从劳动人民身上探索革命力量，由此增长勇气和希望的创作意图。我们应该从总体上研究人物思想性格所包含的若干侧面，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者的态度，通过全面的辩证的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十月革命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曾经经历过怀疑和苦闷的时期，但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他们带来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怀疑、苦闷为之一扫。在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革命的知识分子发挥了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但如何引导他们勇于解剖自己，进行思想改造，继续前进，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对此，鲁迅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启示下，在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有着深切的感受。他通过“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不仅写出了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而且写出了改造的可能性，为知识分子向劳动人民学习提供了实例。作者批判了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不利于革命的东西，肯定了他们有利于革命的东西，做到了界限分明，分寸适度。鲁迅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塑造这一形象，提出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这一问题，在当时，对广大进步的知识分子有着巨大的教育、启示和鼓舞作用，使他们深受鞭策和激励，增长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满怀希望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如果把批判消极面作为基本，把暴露思想深处的“小”作为归宿，将妨碍理解这一形象的新的特点及其时代意义，也影响认识这篇作品的时代高度。

四、作品中主要人物是谁

作品的主要人物是谁？是“我”还是车夫？

两人比较，主要人物是车夫。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首先是歌颂劳动人民伟大崇高的精神，其次才是写一个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在车夫的崇高无私的精神感动之下，进行了自我解剖，表现出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对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李何林《关于鲁迅作品的问题试答》）

米 米 米

重读了《一件小事》，我觉得李何林同志这些看法与作品实际是有距离的。……小说的矛盾冲突是以“我”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展开的，作者的着眼点主要在“我”的身上。车夫，作为“我”的思想转变的促进力量，在作品中的地位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从作品的构思来看，显然是为了描写“我”而存在。所以，写法也着眼于从“我”的内心反映入笔，笔墨虽化在车夫身上，而作用折射在“我”的心里；用意在于表现他的高尚行为在“我”内心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小说从头至尾，角度都非常集中，作者的目光就象聚光灯的光束一样，始终对着“我”的内心世界。这是一篇着眼于从内心来刻画人物的小说，这和作者通篇采用心理分析和抒情独白的表现手法，在艺术上也是完全统一的。

既然《一件小事》的矛盾冲突是从“我”这方面提出，并从“我”的身上开展和解决的，那么，作品的主题自然也应该从“我”的身上体现出来。因此，作品的主题就应该是：通过对被绊倒的老女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描写，以车夫的正直无私、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为对照，小说无情地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狭隘自私的思想，提出了知识分子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重大问题。所以这篇小说基本上是属于鲁迅作品中知识分子题材的一类作品。而李何林同志的说

法，不仅把思想上紧密联系、互相渗透的两方面内容分割开来，并列起来，使《一件小事》成了“多主题”的作品，而且颠倒了这两方面内容的主从关系，对主题的把握是不够准确的。原因就在于错认了作品的主要人物。

五、关于“看不起人”的“人” 和“坏脾气”

《一件小事》开头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这最后一小句说的很清楚：“坏脾气”就是“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哪些“事的影响”“增长了我的坏脾气”呢？是军阀、官僚、卖国贼……。就是这些反动派干的“国家大事”（即小说篇末所说的“几年来文治武力”）“增长了我的坏脾气”，“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因此，这“人”就是指那些反动派，这是很明显的；“我”看不起他们，这不是“坏脾气”，是“好脾气”，所以“坏脾气”是反话。这“人”如果包括人民在内，那么六年来的祸国殃民的“国家大事”也有劳动人民的一份了！鲁迅当时“对劳动人民”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把“劳动人民”放在他所看不起的“人”中！即使是

普通“人民”，也不能对反动派干的“国家大事”负责！

我再说一遍：小说的第一段本来说的很明白、很简单：

“坏脾气”就是“看不起人”，这不是“自高自大”么？但他看不起的是那些制造所谓“国家大事”的反动派，这脾气就不坏了，所以“坏脾气”是反话，也就不是“自高自大”了。何况在小说的第一自然段讲完“我”因“所谓国家大事”使他增长了坏脾气——就是“看不起人”以后，紧接着在第二自然段就说：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

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对于“国家大事”，他用“所谓”来鄙视，在心里不留什么痕迹，对“我”的影响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使“我”看不起人。但是，对于同是在这六年里发生的“一件小事”，就是发生在劳动人民——车夫身上的一件小事，却使他忘记不得，而且印象很深，很是感动。这才是鲜明的对比！也告诉我们“所谓国家大事”是什么人干的，和“劳动人民”“人民”有什么关系？！在旧社会里，人民都是受害者，他们能和“国家大事”有什么关系呢？“人”里面除统治者及其爪牙以外，怎么能有“劳动人民”“人民”在内呢？

离开作品本身的叙述描写，其它的说明和论证，在这个问题上都不足以服人。（李何林《〈对鲁迅作品某些注解的异义〉的商讨》）

米 米 米

“看不起人”的“人”，是泛指所有的人，还是专指反